

# 第二十八回

## 花果山群妖聚義

### 黑松林三藏逢魔

#### (1) 冤有头债有主

刚说完唐僧为了自己的善而过河拆桥、不讲义气，这小说马上就指出，还是花果山的妖猴们有义气，人家 500 年盼望着大王回来，被打打杀杀折腾得十不剩一了，还在等待他们的孙悟空大王，没有叛变、也没有窝里反。等到他们的大王一回来，马上就拥戴他们的大王重新来过、东山再起。你看看，没有一个猴儿们埋怨当初是他们的大王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。跟人类比起来，这群猴子们还真的是讲义气啊！

也难怪，他们的大王孙悟空，比他们更加的讲义气了。当孙悟空被唐三藏给冤枉得死去活来、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当他独自个凄凄惨惨的在东洋大海上飞翔的时候，居然听得那东洋大海的潮水声，如同悲苦的诉说。可能是那东海龙王，眼见得猴哥这样子的不得志，心里面也觉得有所戚戚焉吧，因此就涌起了潮声，跟孙悟空共鸣。果不其然，这呜呜咽咽的潮声聒耳，让猴哥又想起唐僧，止不住腮边泪坠，停云住步，在东海的上空四处远目、见云雾飞荡、见日落西天、见大雁南望、见星斗北天，哦，是啊，猴哥忽然发现天已经开始快黑了，于是就匆匆回花果山了。

垂头丧气、满肚子冤屈的回家的他，没想到，这到花果山发现家里边比自己的心情还要糟糕。于是这昔日的美猴王，一方面收拾旧山河、重整旗鼓，一方面大开杀戒、轻轻松松的就干掉了千余人马。

做了多年和尚的孙悟空，一旦离开取经队伍，马上就恢复了山大王的革命本色。并且，他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，鼓掌大笑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自从归顺唐僧，做了和尚，他每每劝我话道‘千日行善，善犹不足；一日行恶，恶自有馀。’真有此话！我跟着他，打杀几个妖精，他就怪我行凶；今日来家，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。”

按道理说，兵家取胜、以丧事之，这是古代的战场礼仪，尊重一下人家的生命和尊严，别搞得象拆迁一样拆你屋、焚你人、抢你尸、共你产的。可是这大圣偏偏不讲究规矩那一套，还真玩起了现代拆迁战术：“你们去南山下，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，剥得来家，洗净血迹，穿了遮寒；把死人的尸首，都推在那万丈深潭里；把死倒的马，拖将来，剥了皮，做靴穿，将肉腌着，慢慢的食用；把那些弓箭枪刀，与你们操演武艺；将那杂色旗号，收来我用。”

说句公平话，自从孙悟空从石头中蹦出来的这千余年，就算上他大闹天宫，也根本就没杀过什么人，充其量被他杀的，也就是最前面的那六个贼、以及两个鬼差。

忽然就性情大变，孙悟空这是怎么了？并且他杀了这千把人马之后，没有人去告他的状不说，那四海龙王，还乐

颠颠的来给他捧场，他去四海龙王，借些甘霖仙水，把山洗青了。

这个事儿呀，才是佛祖安排他苦等五百年西行取经的一个原因。怎么说？原来这孙悟空，没有人身，自不用遵守人间的伦理。他所在境界，无论是神仙还是妖怪，都是比人类高出很多境界。他们看待人类，特别是妖怪们看待人类，无非就是草原上遍地乱窜的羊群、牛群、狼群。谁会说他捉几头野生的牲畜来吃掉是犯罪呢？尤其是人看到有野畜破坏庄稼、或者说乱来的时候，捉来吃了反而是除了一害。妖怪们觉得这么样子天经地

义，更高的大神们看这些妖怪，也顶多算它们是造了业，不算大错。

唉，说起来，还是咱们人类最低能。尽管咱们个个儿都觉得自家聪明得要死。

所以说，孙悟空自己是不能取经的，取经需要人身。可是如果让他轮回做人的话，单纯的一个人取经，又是几乎办不到的事情。你看那唐三藏，直接从佛祖身边下来，轮回九生九世，每世都做和尚修一辈子，不但金身没修出来，到了第十世，这修行取经依然要靠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等神仙保护。让他自己取经的话，他依然是门儿都找不着。

这是一个原因。孙悟空本领大，作恶起来也厉害，那么还真的就得想办法让他走正路，不能走邪路。然后，这死了一千口人的罪恶，这帐算在谁头上啊？算在唐三藏身上。没得说。

为什么？因为孙悟空虽然在他眼里犯错，假如打杀妖怪真的算孙悟空不对，那也是因为

在修行中没把握好，不是孙悟空要跟修行的原则对着干。但是你看那唐三藏唠唠叨叨的念叨的是啥东西？

“这泼猴越发无礼！看起来，只你是人，那悟能、悟净，就不是人？”“我是个好人，不受你歹人的礼！”“我是个好人，不题你这歹人的名字。你回去罢。”

看明白了吧？是唐三藏认定了孙悟空是歹人、大坏蛋，他强硬的思想，比慈悲的正念、比取经的决心还要强大，于是，他这一念就起了决定作用，孙悟空不得不顺着他的意思去行事了。唐三藏是主体，主体说了算。千真万确是他要求孙悟空做歹人的！

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上有所好、下必效焉。你看那孙悟空，跟唐三藏形成明显的对比。孙悟空对自家的猴儿们，从来都是爱惜的、关怀的，一直都坚信自己的猴儿们是跟自己一心的。所以，人家

的猴儿们，就几百年、上千年的，忠心耿耿的跟着它们的大王混，就算到了山穷水尽、被赶尽杀绝的地步，它们，仍然在满怀信心的等待着它们的大王，哪怕，它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大王是不是还能回来，它们，依然在信心满满的，等着它们的王。

您可曾有过这般信任的人、可曾有过这般赤诚的期待？可曾知道，也有人在这样赤诚的等着您？